

贵州出版集团
贵州教育出版社

● 范松 孟丹庆 编著

竹编艺人



系列丛书



吾土吾生 吾生吾长
走进手工艺人灵魂·触摸民间手工艺温度
一本温暖心灵的民艺旅行私房指南
拿着上路 读行贵州

走出城市，你才知道原来你生活的世界那么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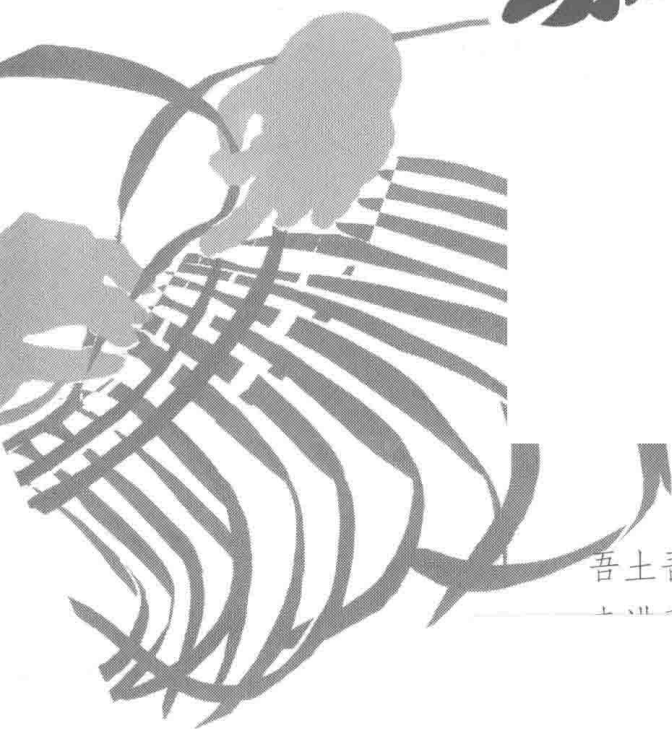
贵州出版集团
贵州教育出版社

● 范松 孟丹庆 编著

竹编艺



系列丛书



吾土吾生 吾生吾长

触摸民间手工艺温度
艺旅行私房指南

走出城市，你才知道原来你生活的世界那么小！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竹编艺人 / 范松, 孟丹庆编著. — 贵阳: 贵州教育出版社, 2016.1

(贵州民艺系列丛书)

ISBN 978-7-5456-0914-1

I. ①竹… II. ①范… ②孟… III. ①竹编—民间工艺—介绍—贵州省 IV. ①J528.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001365 号

竹编艺人

范 松 孟丹庆 编著

责任编辑 朱 桦

出版发行 贵州出版集团

贵州教育出版社

地 址 贵阳市观山湖区会展东路 SOHO 公寓 A 座
(电话 0851-82263049 邮编 550081)

印 刷 贵州康信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10mm×1000mm 1/16

印张字数 11.75 印张 185 千字

版次印次 2016 年 1 月第 1 版 2016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56-0914-1

定 价 30.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厂址:贵阳市云岩区丰收路 17 号 电话:86605618 邮编:550004

此书受 2015 年贵州省出版发展专项资金资助



小时候，我随外婆住在一条破败而简陋，路面由青石板铺就的小巷里。那个时候没有电视，更不用说电脑和手机，甚至连收音机也是极少数人的奢侈品。所以，我常常一个人坐在午后的阳光里，倾听外婆在楼下忙碌的声音，以及巷子尽头树上的蝉鸣和邻居家偶尔爆发出来的争吵。这个时候，小巷里会传来一两声悠长的吟唱，于是耳朵一下子竖了起来，开始带着期待与激动的心情追逐那声音。

那是走街串巷手艺人的声音。

如果是骗猪骗狗的，补锅箍桶的，磨剪子磨刀的……心情就变得暗淡下去，日子一如流水般无聊；要是卖叮叮糖的，吹糖人的，打米酥的……心情就像平静的水面扔进一粒石子，人从椅子上一下子蹦起来，飞快奔下又高又陡的木楼，冲到屋外。这个时候，挑着担子的货郎已经把担子放下，跟前围了像我一般大的小孩，手里捏着1分到5分不等的硬币。这个童年

快乐的保留节目，在庸常的日子里不断上演，成为记忆深处美好的一部分。

念初中以后，我回到父母身边。当时住的是父亲单位分配的单元楼，门口就是大街，车来车往，那悠长的吟唱就这样从耳边消失了。成年之后踏入社会，有了自己的家，成天为糊口奔忙于滚滚红尘，在越来越高的大楼之间穿行，更是把那声音遗忘了。直到有一天，看着女儿玩手中的ipad，恍然想起自己的童年，那声吟唱又浮上心头，于是带着女儿去当年住的小巷寻找失落的声音。小巷早已不见，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名字很有气势的高级住宅区。

这一次因为编写《贵州民艺丛书》，我们有机会到贵州各地去寻找那些还存在于民间的手艺和手艺人，才发现贵州各地“潜伏”着如此丰富的民间手艺，只是它们都远离城市藏于乡间，不为常人所知罢了。用“民间手艺”而非“手工艺”，后者大概更强调它的美学价值，手艺则更倾向日常生活。这些手艺所依附的生活方式有的已经基本消失，有的也正在发生着巨变。所以，有的手艺已经不见了，即便还有寥寥几个会手艺的人健在，都因年事已高不再从事手艺产品的制作；有的手艺人还在苦苦支撑，也许看上去生存得还不错，但是却都面临后继乏人，手艺断层的危机；还有的手艺则从日常生活里脱离，化身艺术装饰品和旅游纪念品，其技艺本身和表达的内容已经或者正在发生变化，传统民艺内涵的特定文化内容正在悄悄地流失。

这是一个事实，却很难对它进行价值上的判断。每次到山村采访，当我坐在摩托车后座上，一手奋力抓住手里的电脑包和相机，另一手紧握座位后的把手努力让自己不被糟糕的毛石路颠下车的时候，我深深地理解大山里的人们对物质水平和生活质量提高的渴望。所有的民间手艺其实都是前工业时代农耕社会的产物，当它们所依附的生活方式正在消失或者发生巨变的时候，已经过上富足生活的城里人，没有任何权力以“乡愁”的名义拒绝乡村进入现代工业社会并过上同样丰盈和便利的生活。简单地将民艺神圣化，显然有“站着说话不腰疼”的嫌疑。

现代生活的演进自有其固有逻辑，这不是谁想抗拒就能抗拒的。高速公路就是现代生活方式最典型的象征：它虽简单粗暴，但是快速便利。逢山打洞，遇水架桥，不讲任何道理地一路碾压过去。你可以说它取消了原有那种国道公路上旅行的乐趣，减少了一路高低跌宕起伏和柳暗花明之风景带来的“在路上”的心灵愉悦，但是当人们因出行而选择的时候，大概不会有人舍弃高速公路而选择走老路。

同时，民间手艺的渐渐消失确实也是一个非常让人感到心疼的事情，尤其是当我们一次又一次地接近和直面它，不断与手艺人进行对话，不断触摸它的生活温度，并不断感受它为我们带来的现代都市生活给予不了的精神享受的时候，这种痛惜感便越发强烈。这个时候我们会想：前工业时代农耕社会里的民艺，

到底还有什么必要存在于工业时代？

即便有的民间手艺没有完全消失，但是它所制造出来的产品不仅变成了工艺品和装饰品，而且其内容和这种民间手艺所在的文化传统已经没有任何关系了，我们也会觉得非常惶惑：这样的民艺作品到底还有什么意义？

事实上，所有的民艺在其发展过程中都会发生变化，只是在传统社会这种变化相当缓慢。而且不管其工艺如何改变，农耕社会的生活背景是一贯的：一个汉代人的生活方式与一个明代人的生活方式不会有太大区别。民艺正是在这样近似的生活背景下代代传承。现代工业社会却是一个截然不同的文明方式，从生活形态到文化表达，每天都在发生剧烈的变化。想一想手机吧，20世纪90年代初还是只能通话的“大哥大”，今天已经变成了一个功能可以和电脑媲美的手持终端，这中间不过20年时间。而从贝尔发明电话的1876年，到世界上第一台真正意义手机出现的1973年花了整整97年。再想一想人类开始相互之间的信息交流到电话的出现又花了多久？几十万年？几百万年？



每次离开那些暮霭中的山村和山村里的手艺人，我都会想起带着女儿去寻找小巷的情景。那一天，当我看到已经面目全非的小巷和耸立的高楼大厦时，尽管从理性上说，它比原先那个破旧、逼仄的小巷要好一万倍，但我依然有一种不知所措的感觉，仿佛生命中的一段就这样被无端切掉了，剩下一个无法直视的空洞。

我想，也许这就是民艺最根本的价值吧？它是一种文化成长过程中重要的见证，与文化基因中某一段历史血脉相连。它们不会永远占据时代的主流，但当它们完全消失，那一段历史就被从文化中抽离，文化也就产生了断裂。

再进一步，所有人最终的故乡是我们生存的大地，人类文化的根基也筑基于大地之上。但是现代工业社会的逻辑，正是要切断人与大地之间的联系：我们使用的任何现代工业产品，你完全不必知道它的原料是

什么，怎样生产，来自哪里，谁在生产，生产的这个人高矮胖瘦秉性如何；高楼大厦与柏油水泥等等一切现代城市的设施都在让我们远离土地。正是在这样的生存境遇下，我们才更需要某种东西在人与土地之间建立一种联系。

这就是民艺存在的根本意义。正是现代生活的不断剧烈变化，才更需要承载着传统文化的民间手艺不断向我们提示过去。任何雄心勃勃的前行和对美丽星光的仰望，都必须脚踏历史与传统的坚实土地。

这也是我们编写这套丛书的根本目的：让民艺回归生活。我们的祖辈曾经与它们水乳交融地生活过，进入现代生活的我们，也需要它们进行心灵的滋润。不同的是，我们已经不能，或者说无法再让它们以我们祖辈生活时代的传统方式进入。

20 世纪 70 年代，日本经济飞速增长，乡村人口集中到都会，城乡落差大，乡村空心化，对传统的手工艺品生产和传统的生活方式造成了极大的冲击。同时，传统工艺粗制滥造，作为旅游工艺品出售之风盛行。但他们很快意识到民艺可能成为工业文明最好的补充，于是从民艺发展着手，推行“一村一品”运动。以一些村庄作试点，成立生活工艺馆。民间艺人一边制作、一边授“徒”。人们可以参观，也可以体验，将自己的作品买走。其主要提倡者，日本千叶大学教授宫崎清强调社区营造“不要盛装给别人看，而要家居服，和老人们在一起。”所以日本的造乡运动不搞推倒重

来和大量投资的工程建设，也不去营造旅游景点。旅游业的发展是造乡派生的结果。

日本“造乡运动”的成功给予我们的启发是：现代生活方式下，民艺完全有可能成为工业文明的有益补充，并为推动乡村经济发展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由于历史上长期处于边缘化位置，贵州有幸保存了很多发达地区难得一见的民间手工艺，这是贵州的幸运，也是未来贵州乡村发展和文化旅游的重要资源。在小城镇和乡村旅游建设中，每个地方其实都面临着如何拿出自己的地方特色，避免同质化的问题。民间手工艺由于其鲜明的地方文化特征和长时间的代代相传，在很大程度上能够代表地方文化特色。遗憾的是，在我们采访过程中，即便对民间手工艺重视的地方，也只是把它作为当地旅游或者经济发展的一个项目，动不动就有“做大做强”的冲动，而没有完全认识到它的根本意义。

未来的民艺向现代生活的回归，无非三种方式。一是在博物馆中保存其最原始最纯粹的传统方式，这是有必要的，但也是范围很狭小的；第二是建立在传统生产方式和文化基础上生产符合现代人生活审美的手工艺品和旅游纪念品；第三是立足于原生地和原生文化，以文化旅游的方式展现民间手工艺的过程，吸引现代人了解、熟悉、走近和体验，真正让民艺进入心灵。



我们采访的这些民间手艺人，文化水平普遍不高，很多小学毕业之后就没有念书。他们的人生经历也并不丰富多彩跌宕起伏，人生的岁月就流逝在手里的技艺制作中，让想象能听到精彩故事而去的我们多少有些失望。他们对于手艺的看法朴实而简单，对他们而言，这首先是一种谋生技能。他们对于利益的诉求也明确而坦荡。

但我们依然从中感知到一个丰富的精神世界，那就是专注与坚持。每一个手艺人，无论境遇好的还是不好的，无论是非遗传承人还是郁郁不得志的谋生者，无论是90后的新锐还是70多的老人，精益求精的品质在他们身上一以贯之地体现着。这种几十年做好一件事的匠人精神，正是民艺赠予急功近利的现代人的另一份精神启迪。

同时，民艺的未来发展与它的产生生存一样，都离不开其生活背景。这套丛书希望能够成为贵州民艺

回归现代生活的钥匙，在把目光聚焦到手艺人的同时，也把目光投向其生活的乡村或城镇背景。所以，书中不仅仅是关于不同民艺的展示与介绍，也不仅仅是手艺人的口述，而是带领读者走进手艺人的日常生活，触摸他们手艺的温度，进入他们生活的乡村，感知他们日常生活所在的自然与人文环境，观看甚至体验他们的手工技艺。这套丛书也不仅是写给贵州人的，更大意义上，它是写给所有对贵州民间手艺感兴趣，希望了解和走进它们的人。以民间手艺为线索，以寻访的姿态上路，这样的旅程，一定别有一番魅力。

打开书一起上路吧。走出城市，你才知道原来你生活的世界那么小！

目 录

一、缘起·探秘·····	1
--------------	---

二、技艺·流程·····	5
--------------	---

三、寻访·手工艺·····	10
---------------	----

吴应清 彩漆竹编·····	11
------------------	----

向正华 侗族竹编·····	32
------------------	----

龙远军 三穗竹编·····	49
------------------	----

杨政权 三穗竹编·····	59
------------------	----

杨通叶 克度斗笠·····	71
------------------	----

张华启 新窑竹编·····	90
------------------	----

吴远忠 马尾斗笠·····	100
------------------	-----

杨昌芹 赤水竹编·····	111
------------------	-----

吕运乾 板桥藤编·····	131
------------------	-----

四、其 他·····	147
---------------	-----

苏东坡以“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的诗句，确立了竹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独特的符号意义。挺拔、清幽、气节、高雅……这些美好的意象与细叶婆娑的竹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以至于很多时候我们提到竹的时候，只是想到它的文化象征，而忘了它与“下里巴人”的俗世日常生活是多么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且不说乡野庭院的竹篱笆，那多少已经成为“悠然见南山”的隐逸文化符号；单说和我们亲密接触的，就有那夏日的凉席、茶几的杯垫、车上的坐垫、手中的筷子……如果要加上童年的记忆，那么还有厨房里的簸箕、涮锅的刷把、挑水的扁担、外公书房的笔筒……竹器的清爽、洁净、轻盈、莹润，带着些许清新自然的山林野趣。这使得庸碌无为的生活中，多少有了一些到处都是竹编的东西。所以即便后来金属与塑料制品大行其道，我还是固执地在某些器物上选择竹器，沾一些清雅脱俗的格调。

正因为与日常生活的关系如此紧密，贵州各地都有竹编技艺。它们在工艺上大同小异，在产品上却各有特点。从总体来看，大致可以分成两大类别。一类是适应本乡本土日常生活需要的传统竹编，其制作器物大都是日常生活品，如斗笠、箩筐、簸箕……这部分手艺人基本上都是家族传承。如果周围还存在大量使用竹器的环境，这部分手艺人还能坚持下来。例如黎平县岩洞镇竹坪村的竹编。当地无论是挑粪装东西，还是随身携带，都使用的是竹筐、竹篓等竹器，手艺人制作的也就是这些东西，并且已经制作了好几十年；但是如果制作的日用品已经从生活消失，编织技艺也就随之消失。比如平塘县克度镇的斗笠，其鼎盛时期专门有商人在当地收购，并成批拖到安顺再外销。现在由于当地没有人戴斗笠，克度镇还剩三个七十岁以上的老人会，而且都很长时间没有做，这个技艺已经在克度镇基本失传了。

随着传统竹编产品的式微，鼎盛时期鱼龙混杂的局面会逐渐变得清晰。需求的大幅减少，使得大量手艺人离开这个行业，剩下一些手艺精良者。他们的头脑比较灵活，一部分在信息、通达条件占有优势，和外界接触便利的传统手艺人开始逐渐脱离传统的竹编生产，转而制作一些漂亮的竹编艺术品和工艺品。

还有一种情况，或者出于对竹编的个人爱好，或者因为周遭环境的变化而入行。他们没有传统的束缚，大量借鉴和学习中国各地竹艺生产的特点和方法，开发生产现代竹编工艺品和日用品，并将之商业化。其产品形态也更为丰富，竹画、瓷胎竹编、簸箕画等不一而足。

所谓竹编，就是用竹条篾片编织而成的生活用具和观赏陈列品。在新石器时期良渚文化中已经出现了竹编的器具。竹子

开裂性强，富有弹性和韧性，能编易织、坚固耐用，便成了当时器皿编织的主要材料。

但是竹器有个最大的问题，漏水。后来人们无意中发现涂有黏土的容器在火烧过后不容易透水，于是就以竹藤编织的篮筐作为模型，在篮筐里外涂上糊泥，制成生坯。在火上烘烤制成器具。到了殷商时代，竹藤的编织纹样已经很丰富，在陶的印纹上出现了方格纹、米字纹、回纹、波纹等纹饰。春秋战国时期，竹器已经开始从实用型向实用观赏型发展，竹编图案的装饰性越来越强，编织也日见精细。

根据出土资料，战国时期的楚国编织技法非常发达。战国末期楚将庄蹻曾经由黔入滇，我们可不可以大胆揣测，贵州的竹编技艺就是从那个时候传入？根据庄蹻的过境路线，应当是首先传入黔西北一带吧？想象一下，在崇山峻岭间，庄蹻带着他的部队进入一个没有路的地方，但是这里有大量的竹子，逢山开路逢水架桥，竹子派上了大用场，各种行军的器皿也可以就地编织。大军不仅要在原始林莽中开辟道路，还要和猛兽搏斗，与溪峒土人交战，一些负伤的士兵留了下来，慢慢融入当地土民生活，也把他们带来的竹编技艺留在了当地。

当然，这只是出于文学的想象，并无什么历史佐证，但是我还是愿意想象这幅画面：优雅的竹编技艺与雄浑的金戈铁马的交错总给人史诗般的热血沸腾。

在与手工艺人们交谈中，我总会询问关于当地竹编的历史，也总是得不到确切的答案。他们的回答基本上都到记忆中最早的那一辈人为止。查阅资料，中国明代的竹编最为发达，江南一带手工艺人很多。明朝中期竹编用途进一步扩大，在竹编工